

「鑄」字的古漢越語之考證

阮青松*

摘 要

語言學家一致認為古漢越語出現在晚唐以前，可追溯至秦漢，零星且沒有系統的進入越南語。古漢越語深深的扎根在越南語裏已久，成為越南語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純越南語幾乎沒有差別，因此常常被誤認為是純越南語。

古漢越語的形成年代跨越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初期。上古漢語下限延至魏晉南北朝，而秦漢前後字形發生巨大變化，但語音上仍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字形和語音的變化來尋找並確定古漢越語的讀音。本文針對「壽」、「鑄」字的「𠂔」旁補證「鑄」字在古漢越語是入聲字，讀為 Đúc [duk⁷]。

本文從形聲字入手，觀察這些漢字的上古音與古漢越語的對音關係，初步說明古漢越語形成時期較早，而形聲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古漢越語、漢越語、形聲字、上古漢語

2019.06.28 收稿，2019.12.16 修訂稿收件，2019.12.21 通過刊登。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古漢越語的研究一直以來是一個冷門的領域，向來很少人從事這方面的鑽研。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語言學家對上古漢語和古漢越語的認知有限；第二，古漢越語語料不多，主要來自個人的判斷與經驗；第三，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完整的研究方法。王力（1948：58）對古漢越語提出這樣的定義：「所謂古漢越語，指的是漢字尚未大量傳入安南以前，零星傳到安南口語裏的字音。這個時代大約是在中唐以前。」語言學界基本上接受王力的說法，一直認為古漢越語的形成是零星的、不成系統的。可以說，在古漢越語研究方面，王力是頗有成就的學者，他將漢語語音演變及其特點套用於古漢越語之確定，為後人奠定了基礎。但是，王力幾乎沒注意到漢語形聲字的語音系統與古漢越語形成的關係，更沒有觀察到漢語古入聲字也留痕於古漢越語裡，再者由於研究時間較短，沒有大量地發揮，因此所找到的古漢越語並不多。至於越南語言學界，阮玉珊（Nguyễn Ngọc San）（2003）、黎庭懇（Lê Đình Khản）（2010）、潘英勇（Phan Anh Dũng）（2013）¹等語言學家所提出的語料，大多是根據他們的判斷與經驗，很少見到足夠而有科學性的論證。

筆者認為可以從多方面來研究古漢越語，其中可以利用漢語形聲字做研究對象，觀察其聲音上的變化，這是語言學家很少注意到的部分。例如：

聲旁	古漢越語	漢越語	聲旁	古漢越語	漢越語
方	-uông [-wɔŋ]	-ong [-ɔŋ]	白	-ac [-a:k]	-ach [-a:ʃ ⁸]
放	Buông [bwɔŋ ¹]	Phóng [fɔŋ ⁵]	白	Bạc [ba:k ⁸]	Bạch [ba:ʃ ⁸]
房	Buòng [bwɔŋ ²]	Phòng [fɔŋ ²]	伯	Bác [ba:k ⁷]	Bá [ba: ⁵]，Bách [ba:ʃ ⁷]
防	Buòng [bwɔŋ ²]	Phòng [fɔŋ ²]	泊	Bạc [ba:k ⁸]	Bạc [ba:k ⁸]

¹ 潘英勇：〈通過歷史語音資料了解古漢越語層次〉（Tìm hiểu về lớp từ cổ Việt Hán qua các cứ liệu ngữ âm lịch sử - About the Viet-Han ancient words clas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honetic data），發表於2013年5月在河內舉辦的「在新背景和一體化的越南語言學國際研討會」。http://fanzung.com/?p=1412。

「方」是屬於宕攝陽韻的字，它的古漢越語讀爲 *Vuông*（阮玉珊 2003：153），由此我們進一步發現從「方」得聲的「放」、「房」、「防」等字，其古漢越語都有 *-ông* 韻，其漢越語都是 *-ong* 韻。從「白」得聲的字也有類似的情況。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形聲字對古漢越語研究的重要性，亦可略見一斑上古和中古漢語傳入越南時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因此，筆者相信研究漢語形聲字也有助於確定古漢越語的讀音及其形成時代。

本文透過形聲字的聲旁來討論「鑄」字的古漢越語讀音。此字由江佳璐、潘英勇等人提出，說其古漢越語讀爲 *Đúc* [duk⁷]²，其中，江氏的論證較少，而潘（2013）卻沒有提出任何論證。因此，本文對此字進一步觀察，提出各種立論，協助這些學者提供補證，並確認他們的說法。

二、Đúc 是否「鑄」字的古漢越語？

根據苕帚（Thiệu Chửu）的《漢越字典》，「鑄」字的漢越語是 *Chú* [tɕu⁵]（苕帚 2009：896）。潘英勇（2013）在〈通過歷史語音資料了解古漢越語層次〉一文的附錄部分列出「有可能」是古漢越語的一覽表，其中有提到「鑄」字，認為「鑄」的古漢越語是 *Đúc* [duk⁷]，漢越語讀爲 *Chú*。但在正文部分，潘氏卻沒有論及有關「鑄」的古漢越語，也沒有提供任何相關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鑄」字有一個聲旁是「壽」字（漢越語讀爲 *Thọ*），是一個陰聲韻尾的字，而 *Đúc* 卻是一個入聲韻尾字。潘英勇在他的文章也提供 Karlgren（高本漢）、Baxter（白一平）、王力的擬音，依次爲 *tɕu*、*tɕos*、*teio*，都看不出「壽」字在上古漢語讀成入聲字。這令我們疑惑，*Đúc* 是否爲 *Chú* 的古漢越語？

早於潘英勇兩年，江佳璐（2011：74）在其博論討論照系字時，也談到

² 本文使用數字代替聲調：[1] 為平聲、[2] 為玄聲、[3] 為問聲、[4] 為跌聲、[5] 為銳聲、[6] 為重聲、[7] 為陰入（銳入）、[8] 為陽入（重入）。一般來講，越南語有六個聲調，但從實際發音來看，帶 *-p*、*-t*、*-k* 的字是短促音，與一般的銳聲和重聲有微細的差別，因此語言學家也採八聲調之說。阮才謹（Nguyễn Tài Cẩn, 1926-2011）曾說明中古漢語八調與漢越語八調的對應關係。詳見阮才謹〈漢越讀音的起源與形成過程〉（2011：259-562）。

「鑄」字的聲母和韻母可能是上古層次。她說：

「鑄」是虞韻字，照理說沒有入聲韻尾，但根據李方桂（1971）的構擬，「鑄」上古屬侯部，擬音為 *jug，有濁塞音尾 *-g，越南語沒有濁塞音韻尾，其移借時有可能以清塞音尾 *-k 代替。如此看來，「鑄 đúc」聲、韻母都具備了上古漢語的特徵，可能是上古層次。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線索，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發。

想要研究古漢越語的讀音，確認它是晚唐以前的漢語借詞層次，首要任務就是要確定古漢越語和對應的漢字之詞義相同，或者確定由本義而引申相近的語義。因此本文首先要了解「鑄」和 Đúc 在中越兩種語言的意思。《越南語詞典》曰：「鑄：1. 將熔解物或液體材料注入模子，讓其凝固成為固體的製作法。（例如）鑄銅鐘。鑄石膏像。預鑄混凝土。相像如鑄（相像如同一個模子鑄出來的）。」³《漢語大字典》（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 1989：4266）則說：「鑄：1. 熔金屬或以液態非金屬材料入模冷凝成器。如：鑄鋼；鑄塑法。」由此可見，「鑄」和 Đúc 在詞義上是完全相同，的確都是指古人的冶鑄技術。

根據這個初步結果，下面本文將這個問題進一步討論，說明「鑄」的古漢越語讀為 Đúc，為江、潘二氏的說法做補證，進而讓大家從另一個層面去了解古漢越語和漢越語之間的關係。

三、「鑄」的古漢越語聲母為 Đ-

本文對「鑄」字的研究，主要是探討它的韻母，證明它的古漢越語讀音保留上古漢語的入聲韻尾。但是，討論韻母之前，還是得要先說明一下它的聲母，因為其古漢越語 Đ-（Đúc）有別於其漢越語讀音 Ch-（Chú）。

³ 黃批（Hoàng Phê）主編《越南語詞典》（2003：351）。原文如下：Đúc: 1. Chế tạo bằng cách đổ chất nóng chảy, hoặc vật liệu lỏng vào khuôn, rồi để cho rắn cứng lại. Đúc chuông đồng. Đúc tượng thạch cao. Bê tông đúc sẵn. Giống nhau như đúc.

其實古漢越語聲母 Đ- 演變成漢越語聲母 Ch- 的這種現象是很容易理解，但不是 Đ- 直接演變成 Ch- 的。這種演變發生在漢語內部，然後在不同時期傳入越南，造成不同的讀音。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根據阮才謹（Nguyễn Tài Cẩn）的研究，漢越語聲母 ch- 的主要來自中古漢語的章母。他說：「漢越語 ch- 的來源主要是章母。我們語料名單的過 3/4 之例（近 150 例）屬於此來源……若不把例外算進來，可以說章母是唯一的聲母導致 ch- 的產生，同時，ch- 也是章母的唯一結果。」（阮才謹 2011：441）⁴ 從越南語語音史來講，阮才謹也指出在古漢越語形成時期，前越—芒語和古越—芒語或者沒有塞擦音，或者排除塞擦音。他說：「然而，觀看前越—芒語輔音系統，我們看不見塞擦輔音；觀看越南獨立後前幾個世紀的情形，我們又看到排除漢源塞擦輔音的趨勢。真難以想像，面對此共同壓力，獨有章母卻保留自己本有的構音特點。」（阮才謹 2011：442）⁵ 這表示 Đ- 變 Ch- 的現象不是在越南語裡發生的，只是上中古漢語在越南語不同時期的表現而已。

語言學界對上古漢語語音演變規律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古無舌上音」。這是由清代語言學家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五·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中所提出的研究結論。其主要內容說明中古漢語的舌上音「知」、「徹」、「澄」三個聲母在上古漢語中並不存在，是後來才從舌頭音的「端」、「透」、「定」三紐中分化出來的。章系的聲母，即正齒音「章」、「昌」、「船」、「書」、「禪」也在中古漢語早期才出現，其在上古漢語的讀音與「端」、「透」、「定」相近。

由於漢語裏的例子屢見不鮮，所以本文略之不談。下面只提供語言學家所

⁴ 原文：Nguồn gốc của CH Hán Việt chủ yếu là thanh mẫu chương. Hơn 3/4 trong danh sách của chúng tôi (gần 150 trường hợp) là thuộc loại có nguồn gốc này...Nếu không kể các trường hợp lệ ngoại thì có thể nói rằng chương là thanh mẫu duy nhất đưa đến CH, và CH cũng là kết quả duy nhất của chương.

⁵ 原文：Tuy nhiên, nhìn vào hệ thống phụ âm Tiền Việt Mường, ta không thấy phụ âm tắc xát; nhìn vào tình hình những thể kí đầu tiên sau khi giành được độc lập, ta lại thấy có xu thế loại trừ hàng loạt các phụ âm tắc xát gốc Hán. Thật khó tưởng tượng được, trước áp lực chung đó, mà riêng một mình thanh mẫu chương lại giữ nguyên được cách cấu âm vốn có của mình.

認識的一些古漢越語。⁶

表 1 端組的古漢越語

漢字	古漢越語	漢越語	字母	先秦王力擬音	隋唐王力擬音
箸	Đũa [duo ⁴]	Trợ [tʂɤ. ⁶]	澄	đĩa	qjo
濁	Đục [duk ⁶]	Trọc [tʂok ⁸]	澄	deək	qək
燭	Đuốc [dwok ⁷]	Chúc [tʂuk ⁷]	章	tʃwək	teʃwək
終	Đóng [dɔŋ ⁵]	Chung [tʂuŋ ¹]	章	tʃuŋ	teʃuŋ
池	Đìa [die ²]	Tri [tʂi ²]	澄	điai	qje
追	Đuổi [dwoj ³]	Truy [tʂwi ¹]	知	tʃwəi	twi

可見，「鑄」字在中古漢語屬於章母，對應於漢越語聲母 Ch-，其在上古漢語的讀音與端紐接近，對應於古漢越語聲母 Đ-。因此「鑄」字的古漢越語聲母讀為 Đ- 是正常的，完全保存上古漢語的讀音特色。

四、古漢越語保留上古漢語的入聲韻尾特徵

漢越語直到現在仍然完整地保留晚唐中古漢語入聲韻尾系統，而入聲韻尾的特徵在普通話早就完全消失了。目前，入聲韻尾的痕跡只能在漢語方言找得到，這無疑是一個事實，所以在此不必再討論。

至於古漢越語，由於它出現的年代早於漢越語，所以晚唐以前的漢語如果是一個入聲字的話，那麼古漢越語當然也是一個入聲韻尾的字，並且一直保留到現在。例如：

⁶ 「濁」、「燭」、「箸」等三字見於王力（1948）；「濁」、「燭」、「箸」、「追」、「池」見於阮玉珊（2003）；「濁」、「箸」、「追」、「池」見於黎庭懇（2010）；「終」見於阮青松（2015）。王力的擬音參考自中央研究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表 2 入聲韻的古漢越語

漢字	古漢越語	漢越語	學者
佛	Bụt [but ⁷]	Phật [fɪt ⁸]	王力 (1948 : 62、68、69)
縛	Buộc [bwok ⁸]	Phộc [fɔk ⁸]	
亦	Diệc [ziek ⁸]	Diệc [ziek ⁸]	
席	Tiệt [tiək ⁸]	Tịch [tɪj ⁸]	
隻	Chiếc [tɕiək ⁷]	Chích [tɕiɪ ⁷]	
惜	Tiếc [tiək ⁷]	Tích [tɪj ⁷]	
燭	Đuốc [dwok ⁷]	Chúc [tɕuk ⁷]	阮才謹 (2011 : 560)
熟	Thuộc [t'wok ⁸]	Thục [t'uk ⁸]	

入聲韻尾字是研究古漢越語的一個重要線索，因為入聲韻字在越南語系統自古以來幾乎沒有改變。不僅如此，古漢越語還可以保留上古漢語一部分入聲韻消失之前的原貌。

五、入聲韻尾消失的現象早在上中古漢語發生過

衆所周知，晚唐以後的中古漢語的入聲字才大量消失，到元代的時候，此語音變化已經完成，在《中原音韻》代表的官話方言就看不見入聲字的痕跡了。不過，早在晚唐之前，追溯至上古漢語時代，曾經發生入聲字的韻尾部分消失的現象，意思是說有一部分入聲韻尾字變成陰聲韻尾字，其中大多數都讀成去聲。⁷ 透過一系列的漢語形聲字，我們就可以看出入聲和部分去聲的密切關係，例如：

⁷ 至於上古漢語有無去聲，語言學界的觀點可分成兩大類：主張「古無四聲」、「古無 X 聲」者有孔廣森 (1792《詩聲類》)、段玉裁 (1858《六書音均表》)、王力 (1958《漢語史稿》、1980《古無去聲例證》) 等人；主張「古有四聲」者有江有誥 (1827《唐韻四聲正》)、夏燮 (《述韻》)、周祖謨 (1941《古音有無上去二聲辨》)、陳勝長、江汝銘 (1972《高本漢諧聲譜——諧聲字及又聲字與聲調的關係之研究》)、張日昇 (1968《試論上古四聲》)、胡安順 (1998《漢語音韻學通論》)、林清源 (1987《王力上古漢語聲調說述評》)、謝紀鋒 (1984《從說文讀若看古音四聲》)、張傳會 (1984《從秦漢竹帛中的通假字看入變為去當在兩漢之交》) 等人。雖然筆者認同「古有四聲」說，但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所以略過不談。

表 3 上古漢語入聲韻字脫落之痕跡

序	入聲字	非入聲字（去聲）
1	福幅蝠匐蔔逼	副富
2	割瞎鍬	害
3	室侄室蛭桎	至致緻到
4	刻	亥孩駭骸
5	察	祭際
6	辟癖劈壁	避譬
7	各洛落絡雒駱	路露
8	憶億	薏意

在這個語音變化當中，有一些漢字在古漢越語裏還能保留其入聲韻尾的痕跡。由於此過程早就在古漢語時代完成了，所以晚唐的漢語傳入越南時，後起的漢越語就不再保留它原來的入聲韻尾特徵了。例如：

表 4 具上古漢語入聲韻特徵的古漢越語

漢字	古漢越語	漢越語	學者
步	Bước [buxk ⁷]	Bộ [bo ⁶]	王祿（Vương Lộc） ⁸
伯	Bác [ba:k ⁷]	Bá [ba: ⁵]	
簿	Bạc [ba:k ⁸]	Bộ [bo ⁶]、Bạ [ba: ⁶] ⁹	本文

此類的例子不多，相關的論述甚少。目前「步」、「伯」兩字之例可見於王祿〈古漢越詞考察的一些初步結果〉一文。至於「簿」字的讀音，本文補充如下：

「簿」字有 Bộ、Bạ、Bạc 三種讀音。目前，主要使用漢越語 Bạ，例如：y bạ（醫簿）、học bạ（學簿）等；而 Bạc 一讀單指蠶具（爲越南語非通用詞），

⁸ 王祿：〈古漢越詞考察的一些初步結果〉，《語言雜誌》第 1 期，1985 年，頁 29。

⁹ Đào Duy Anh（陶唯英）：《漢越詞典（上）》，順化：Imprimerie Tieng-Dan，1932 年，頁 22、24、70。（Đào Duy Anh: *Hán Việt Từ Điển (Thượng)*, Huế: Imprimerie Tieng-Dan, 1932）

也是「箔」的異體字（義爲簾）。《康熙字典》（張玉書等編修 2002：862）引一些韻書云：「簿，《廣韻》《正韻》裴古切。《集韻》《韻會》伴姥切。並音部……又《廣韻》伯各切。音博。《集韻》《韻會》白各切。《正韻》弼角切。並音薄。蠶具。或作簿。又同箔，簾也。」這表示「簿」字在上古漢語讀爲入聲字，到中古漢語在「本子、冊籍、登記冊、檔案」等義上就不再保留入聲讀音（讀成陰聲韻 Bô、Ba），只在「蠶具、簾」等義上保留上古入聲特點（Bac），但越南人在口語上幾乎都沒有使用此讀音了（「蠶簿」一詞蠶民說爲 né tằm）。

由此可見，上古漢語的入聲字曾經發生過一次韻尾脫落，成爲陰聲韻尾字，而透過形聲字結構分析以及古漢越語研究，都可以找到其脫落的痕跡。

六、「鑄」字本為入聲字




如上所說，「鑄 Chú」字有一個聲旁，就是「壽」字，它表示當時「鑄」字的讀音。「壽」字在上古漢語與入聲讀音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在語音變化之後，「壽」字不再讀爲入聲了。除了上述的「鑄 Chú」字以外，還有一些以「壽」當聲旁的字都讀成非入聲字。例如：





表 5 從「壽」得聲之字群

漢字		漢越語	漢字		漢越語
1	濤 táo	Đào [da:w ²]	5	躊 chóu	Trù [tɕu ²]
2	籌 chóu	Trù [tɕu ²]	6	儔 chóu	Trù [tɕu ²]
3	疇 chóu	Trù [tɕu ²]	7	燾 táo, dào	Đào [da:w ³]
4	疇 chóu dào	Trù [tɕu ²] Đào [da:w ²]	8	櫛 chóu dǎo táo	Đào [da:w ²]

爲了證明「鑄」字早期曾經是個入聲字，本文將透過「壽」字的形旁厶指出「鑄」、「祝」兩字在聲音上有密切的關係。

「壽」字本來有一個聲符爲厶旁，又可以寫成𠂔，它能代表「壽」字的讀音。《說文》（許慎 1978：173 下）：「𠂔（壽），久也。从老省，𠂔聲。」

「壽」字的甲骨文是  (集成 4330 (沈))、 (集成 6007 (耳尊))、 (集成 4276 (豆閉))。

「鑄」字的古文有的是純會意字，有的是會意兼形聲字，例如  (甲 511 (甲))、 (周乎卣 (金) 西周中期)、 (取膚盤 (金) 春秋)，其中  (師同鼎 (金) 西周晚期) 字純為形聲字，與楷書「鑄」字非常接近。《說文》(許慎 1978 : 294 上)：「鑄，銷金也。从金壽聲。」可見，「鑄」字古讀「壽」、「畱」毫無疑問。

至於「祝」字，它的古音與「鑄」字非常相近。張儒、劉毓慶 (2002 : 188) 在《漢字通用聲素研究》一書說：

古祝、壽通用。《管子·小稱》：「闔不起為寡人壽乎？」許維通《集校》：「壽，皆當讀為祝。」

古祝、鑄通用。《禮記·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鄭玄注：「祝，或為鑄。」

鑄从壽聲。壽从畱聲。畱从畱聲。

根據張、劉兩位學者的研究，我們又發現「畱」通「未」、「未」通「竹」、「未」通「祝」、「未」通「足」、「祝」通「竹」等。¹⁰ 其中，「未 Thúc」、「竹 Trúc」、「祝 Chúc」、「足 Túc」目前在漢語方言仍然讀入聲，其韻母在漢越語裏都是 -uc [uk]。由此可見「畱」的古音極有可能讀為入聲。

此外，《廣韻》「壽」字「承呪切」(陳彭年等 2004 : 324)，而「呪」就是「祝」、「咒」的異體字。林清源 (2019 : 101-103) 在〈傳抄古文「示」部疏證十九則〉一文解釋「訓」字時也認為「訓」、「祝」、「呪」、「咒」、「說」都是一字之異體。他說：

¹⁰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14【畱通未】、頁 188【祝通竹】、頁 190【未通竹】【未通祝】【未通足】。

其二，表示「詛咒」義，《說文·言部》：「詛，訓也。」（頁 3045）、「詛，訓也。」（頁 3045）《集韻·宥韻》則將「祝」、「祝」、「呪」、「詛」、「訓」視為一字之異體。……如《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孔穎達疏：「讀冊告神謂之祝」，是以「祝」字既可从口旁寫作「呪」或「咒」，又可从言旁寫作「詛」，「示」旁與「口」、「言」二旁異義而互作，此即是所謂的「義異別構」現象。「呪」、「咒」、「詛」三字所从「兄」旁，皆當理解為「祝」省聲。「祝」、「州」二聲，古音同在章紐覺部，當可互作通假，所以「詛」又可寫作「訓」，二者同為「祝」字異體。

古代語言學家將「呪（祝）」當「壽」字的反切下字，這明明表示它們的古韻非常接近，甚至是相同。只不過，在語音演變之下，「祝」仍然保留其入聲的讀音（Chúc），而「壽」字的古入聲讀音已經消失了。

再者，以上張、劉兩位學者說「古祝、鑄通用」，並引《禮記·樂記》的記載「封帝堯之後於祝。」，漢代學者鄭玄注：「祝或為鑄。」這裡的「鑄」指的是古代國名。《漢語大字典》引《呂氏春秋·慎大》說：「『武王勝殷，……命封皇帝之後於鑄。』高誘注：『鑄，國名。』」然後《漢語大字典》也引《禮記》中的記載（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 1989：4266）。這樣的文獻說明，在《禮記》時代「祝」和「鑄」讀音極為相近或相同，可以通用。然而，「祝」字在晚唐之際仍讀入聲，換句話說，上古漢語的「鑄」就是一個入聲字的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從「壽」得聲的所有字，到晚唐時代幾乎都讀成陰聲韻的字了，唯有「璫」字卻保留入聲的念法。《廣韻》：「璫」字「殊六切，玉名」¹¹，其中反切下字「六」是入聲字，漢越語讀為 Lục。在上古漢語時代，許慎也確認「璫」字讀為入聲，《說文》（許慎 1978：11 下）曰：「璫（璫），玉器也，从玉亼聲讀若淑」，其中「淑」也是個入聲字，漢越語讀為 Thục。「璫」字

¹¹ [宋]陳彭年等：《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頁 455。《新校宋本廣韻》第 324 頁則曰：「璫，玉名，又音孰」。「孰」是入聲字，漢越語讀為 Thục。

屬於覺部，鄭張尙芳（2003：467）將此字擬音爲 djug。「璫」字不是常用字，所以越南各種字典幾乎沒有收錄此字，但根據「淑」的漢越語讀音以及「璫」字的反切，本文可以確定「璫」字的漢越語讀音爲 Thục。¹²

可見，「壽」、「鑄」、「祝」三字在上古漢語都讀爲古入聲。雖然「壽」字的入聲讀音在中古漢語時代已經消失，但是「鑄」字傳入越南時，其入聲讀音仍然保留在古漢越語裏，讀爲 Đúc [dukʔ]。鑄銅是殷商時代的技術，從漢代以後，在漢文化的傳播之下，鑄銅技術和「鑄」字早就傳入越南，因此越南語就在那個時代（上古漢語時代）接受並保留好「鑄」字的入聲讀音。由此可見，Đúc 的確是「鑄」字的古漢越語。「鑄 Đúc」與「伯 B́ac」、「步 B́ước」、「簿 B́ac」等字一樣，都在保留上古漢語入聲字的特點，但是到了中古漢語時代，這些漢字的漢語讀音就不再唸成入聲了。

總而言之，透過考察古「壽」字的聲旁畀，我們可以看出「壽」字在上古漢語讀爲入聲，以「壽」當聲旁的「鑄」也讀爲入聲。但是，由於語音的變化，所以「壽」字在中古漢語時期不再讀爲入聲，因此有「壽」旁的字都讀爲非入聲音了，唯除「璫」字。然而，「鑄」字的古漢越語卻完整地保留其入聲的讀音，至今仍然讀爲 Đúc [dukʔ]。

七、結語

古漢越語研究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因此較少人對此感興趣。主要的原因是語言學界對古漢越語的認知不足，語料甚少，也沒有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不過，在研究漢語以及漢語借詞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那就是形聲字和聲旁系列。以漢語形聲字爲研究對象會有助於古漢越語讀音之確定。以此爲出發點，本文針對「鑄」字及其聲旁「壽（畀）」進行研究其字形和字音的

¹² 目前有兩個在線字典也提供「璫」字的漢越語讀音爲 Thục，雖然不說明出處與編者，但可以參考：https://www.rongmotamhon.net/tu-dien_han-viet_none_rong-mo-tam-hon.html#1、https://bongdentoiaic.wordpress.com/2010/06/07/t%E1%BB%B1-di%E1%BB%83n-han-vi%E1%BB%87t/?fbclid=IwAR2Jr0SL5tm9s4k_CQWM2m-shAYiwxYZ4Bo10I4hTWjQLmta_klQCTHv1BY#%E7%92%B9。

演變，提出有層次的理論並指出它們的古漢越語的讀音。

目前只看到江佳璐、潘英勇等學者正式發表說「鑄」字的古漢越語讀爲 Đúc。江佳璐在其博論對「鑄」字的古漢越語讀音提出一個簡單的說明。潘英勇則在〈通過歷史語音資料了解古漢越語層次〉一文提出時，只列在附錄裏，正文部分對「鑄」字沒有任何論證。筆者視之爲一個啓發，想進一步探討他們的認定是否可以成立。本文接受張、劉兩位的研究結果，認爲在上古漢語時期，「𣎵」通「祝」、「未」、「竹」等，在古文常常互押，因此「𣎵」在早期應該讀爲入聲。「𣎵」聲旁在甲骨文早就出現，所以並不是後起之字。

此外，由「壽」字的結構和《說文》、《廣韻》所記錄「壽」的讀音，我們也可以發現「壽」字的確在上古漢語時期曾經讀爲入聲。不過，「𣎵」、「壽」、「鑄」在語音演變當中已經失落了入聲的讀音，這是中古漢語之前的常見現象。由於漢文化和漢字在上古漢語時期（主要是從漢代開始）已經傳入越南，所以越南語就完美地保留「鑄」的入聲讀音，至今仍然讀爲 Đúc [dukʔ]。這表示我們可以接受江、潘兩位學者的說法。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 〔宋〕陳彭年等，《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 〔清〕張玉書等編修，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整理，《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 年。
-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卷五》，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 年。

二、近人論著

- 王 力，1948，〈漢越語研究〉，《嶺南學報》9.1：1-96。
- 王 力，1980，《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江佳璐，2011，《越南漢字音的歷史層次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李學勤主編，2012，《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阮青松，2015，《漢越語和漢語的層次對應關係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林清源，2019，〈傳抄古文「示」部疏證十九則〉，《成大中文學報》64：99-138。
- 張 儒、劉毓慶，2002，《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1989，《漢語大字典》（第六卷），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等。
- 鄭張尚芳，200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羅竹風主編，1991，《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越南〕王 祿，1985，〈古漢越詞考察的一些初步結果〉，《語言雜誌》1：27-31。
- 〔越南〕阮才謹，2011，〈漢越讀音的起源與形成過程〉，收入《漢喃工程選集》（河內：越南教育出版社），頁 259-562。
- 〔越南〕阮玉珊，2003，《歷史越南語探究》，河內：師範大學出版社。
- 〔越南〕苕 帚，2007，《漢越字典》，河內：信息文化出版社。

〔越南〕黃 批主編，2003，《越南語詞典》（第八版），峴港：峴港出版社。

〔越南〕潘英勇，2013，〈通過歷史語音資料了解古漢越語層次〉（“*Tìm Hiểu Về Lớp Từ Cổ Việt Hán Qua Các Cứ Liệu Ngữ Âm Lịch Sử*”），在新背景和一體化的越南語言學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河內。<http://fanzung.com/?p=1412>。

〔越南〕黎庭懇，2010，《越語中的漢源借詞》，峴港：峴港出版社。

Đào, Duy Anh. 1932. *Hán Việt Từ Điển (Thượng)*. Huế: Imprimerie Tieng-Dan.

三、網路資料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zh>

喃字字典 <http://nomfoundation.org/vn/cong-cu-nom/Tu-dien-chu-Nom>

《越葡拉字典》（*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http://purl.pt/961/4/#/30>

東方語言學 <http://www.eastling.org/>

苕帚漢越字典 <http://www.vietnamtudien.org/thieuchuu/>

國學大師 <http://www.guoxuedashi.com/>

越漢喃 <http://fanzung.com/?p=1412>

中央研究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漢語多功能字庫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

語言學 <http://ngonngu.net/>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tungicdmard@gmail.com

Research on Old Sino-Vietnamese Character “鑄”

*Nguyen, Thanh Tung**

Abstract

Linguists typically agree that Old Sino-Vietnamese appeared before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ntering Vietnamese vocabulary sporadically and unsystematically. Old Sino-Vietnamese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Vietnamese for a long time and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Vietnamese. It is almost the same as pure Vietnamese and so is often mistaken for pure Vietnamese.

The formation of Old Sino-Vietnamese spanned Old Chinese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Middle Chinese. The lower limit of Old Chinese was extended to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owev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hanged grea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ile retaining a close phonetic relationship. Therefore, we can use the changes in characters and phonetics to find and confirm the pronunciation in Old Sino-Vietnamese.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phonological element “𠂔” in the characters “壽” and “鑄”, and show that the word “鑄” was a checked tone character in Old Sino-Vietnamese, read as Đúc [duk⁷].

This paper starts with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and examines the corresponding pho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Chinese and Old Sino-Vietnamese of these characters. The paper then argu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Old Sino-Vietnamese was earlier, with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Keywords: Old Sino-Vietnamese, Sino-Vietnamese, pictophonetic character, Old Chinese

